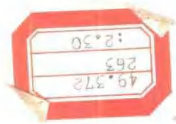


內部資料
仅供参考

保安族調查資料汇集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1 9 7 3

說 明

这些材料是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临夏第一分組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于1958年秋，深入临夏大河家和青海保安等地区，通过对保安、回、土、汉等族人民的訪問获得的。为了避免資料的散失，現将其主要部分整理付印，以供内部参考。

一般地说，这些材料的内容是不够充分的，有些地方还不够确实，甚至相互矛盾。希望在同志們的批評协助下，使保安民族的社会历史資料更加充实起来。

目 錄

說 明

关于保安民族的族源問題.....	1
一 保安民族的历史概述.....	1
二 保安城等地的調查材料.....	7
三 年都乎等地的調查材料.....	12
四 我們对保安族族源問題的意見 馬培清等.....	16
保安族的农业生产与階級关系	18
一 解放前高赵李家村农业生产情况調查报告.....	18
二 解放前干河灘村的农业生产情况.....	26
保安族的手工业生产情况.....	29
一 高赵李家村的冶鉄手工业.....	29
二 干河灘的冶鉄生产.....	32
保安族的商业活动情况	36
“八大家”对保安族人民的統治	40
保安民族的解放	44
保安民族的土地改革运动.....	48
保安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就.....	55
解放后保安族文教事业的发展.....	61
保安族人民和各族人民的友誼.....	64
保安族的生活习俗	68
解放前后生活对比的几个事例	
一 我的遭遇 韓世英口述蔡潤整理.....	69
二 感謝恩人共产党 馬玉青口述.....	71
三 雇农韓俊德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	72
四 一个妇女的今昔.....	73

附 表

关于保安民族的族源問題

一 保安民族的历史概述

(一) 民族来源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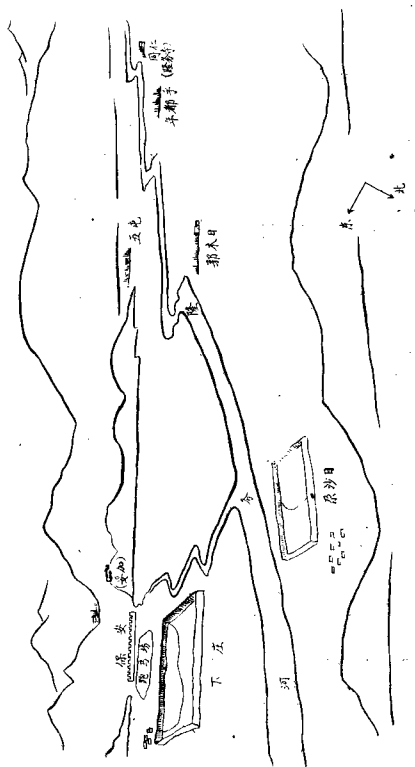
保安民族来源的传说頗多，較可靠的有两种。(一)据今天居住在甘肃省的保安族老年人說：保安民族的根子是早年居住在甘肃东乡楊家一带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也有人说：是早年由新疆口外迁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据我們了解：清史中記載有关于清初曾有部分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由新疆迁至青海的事。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調查队实地調查了保安族語言后，确定保安族語言是属于阿尔泰語系、蒙古語族的，其中有41.5%的語汇与蒙古語相同。

(二)另一种說法認為保安族是来自約百年前在今天青海同仁县曾与土族长期共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中間。据说这些居民原先是甘肃大河家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約在三百年前他們經常到今天的青海省同仁县藏族聚居的牧区进行小规模的商业活动，其中有一些回民漸漸地定居在这一带。他們多聚居在下庄和尕沙日，与这两个村的信仰喇嘛教的土族为邻共居。这些土族人民，約在明朝中叶，从青海省官厅三川一带迁居至青海省同仁县四寨子（即保安、下庄、尕沙日、郭木日、五屯、年都乎）一带地方。据说在此以前在郭木日、五屯、年都乎也居住过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他們从何处迁来就不知道了。

那时，下庄和尕沙日的回民人数的逐漸增多是和附近的統管四寨的保安城的兴建和发展有很大关系的。传说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在今保安城西的土山上建立了保安堡。堡內的兵丁，称为土兵，最先是在当地招募，后改为由內地招募，其目的是“守边防番”。士兵們所居住的这座土山，汉语叫“鉄城山”，藏語称这座土山上的士兵为“妥加”，意即“居住在高处的汉人”或“居住在高处的中原人”。后来这些士兵搬至平地上来居住，漸漸地由各地迁来的人多了，就形成今天的保安城。

据说保安城建立于明万历己未年(1619年)。保安城的四面城牆，是由附近四寨子的居民、每一寨負責修筑一面城牆而筑成的。是年，設“防御保安堡都指揮”。清雍正年間，始設營制，曰“陝西河州鎮屬保安營”。保安营內的士兵，大都是陸續从內地各省招募来的汉民或回民，其中有不少来自甘肃河州、大河家、臨洮、辛甸、四川保寧

图一：四寨子示意图(青海省同仁县)



府、青海西宁府、甚至河北北京等地。这些来自各地的士兵，姓氏繁杂，如今我們还可以从早年他們贈送的匾文上看出。当年“吃粮干事”的汉民及其家屬多居住在保安城內。而住在城內“吃粮当兵”的回民，穿的也是汉族的衣履，通用汉语。藏民称他們为“鎖乎家”，意为“說汉语、穿汉衣的回回”。他們的家屬多住在下庄或茨沙日一带，从事农业生产。他們家屬說的話是与周围土族一样的语言，叫“下庄土語”。他們往往娶周围土族的女子为妻。后来从大河家等地迁至此地的回民愈来愈多，下庄逐漸增至500戶，形成下庄的四方头，藏語叫“德朗馬家”（意为四个馬姓家族），与下庄土族的九方头（藏語叫“叶松色哇”，意为九个家族）相并称。在茨沙日早年有“回回80家”之称，即約有百戶的回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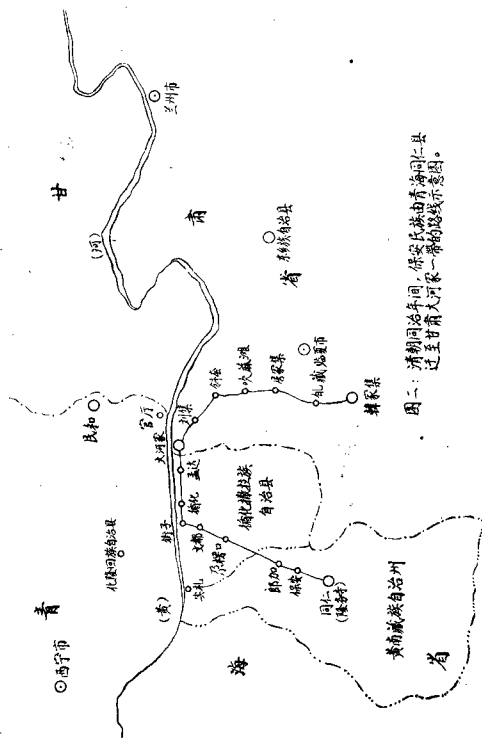
为核証这一传说，我們进行了实地調查。其情况是：早年在下庄和茨沙日居住的信仰伊斯兰教居民的旧址，如今皆作了耕地，耕地四周皆較完整地存在着早年信仰伊斯兰教居民住过的土庫。在下庄、茨沙日一带有面积頗大、数量頗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的古墓。在茨沙日回民居住过的地下，曾发见过一块用阿文写的伊斯兰教的經文石塊。这些，都証明早年在下庄、茨沙日一带确实长期居住过为数較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但是这些信仰伊斯兰教居民的来源是什么，是否来源于祖居大河家地方的回族，尚难定論，还需要进行深入地調查研究。

（二）保安民族迁移到甘肃临夏

早年居住在保安城內的清朝統治阶级，对于这一带的各族人民，一贯执行着反动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他們不仅經常欺压、勒索各族人民，而且多次地利用水架壚和宗教信仰等問題，制造矛盾和冲突，挑拨居住在保安城內和下庄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人民与周围的土族、汉族、藏族之間的关系。清朝同治年間，保安人民响应了西北回民的反清斗争，反抗清朝的反动統治。当地的清朝統治者趁机制造了土、藏、汉族与居住在保安城內和下庄一带的保安人民的糾紛，保安人民被迫迁到甘肃省大河家地区。当时居住在茨沙日的保安人民，虽未和周围的土、藏族发生糾紛和冲突，也自动随之前往。而居住在郭木日、五屯、年都乎一带的伊斯兰教的居民，在当地教务寺喇嘛教势力的強制下，皆放弃了伊斯兰教而随了喇嘛教。

与迁移原因有关的另一种說法是：早年在甘肃临夏的封建地主馬占鳌（回族），为了扩张自己的封建势力，曾与清朝政府勾結起来，在青海同仁县一带，屢次制造各民族的糾紛，企图使居住在当地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返回临夏，成为他所控制下的奴役对象。

尽管反动的統治阶级竭力在这一带制造民族糾紛，挑拨民族关系，以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但是，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是破坏不了的。早年下庄的保安人民一直和周围的藏民部落鄰加相处十分融洽，当下庄的保安人民迁返甘肃大河家时，鄰加六个庄的藏民全部出动，为其修路并护送他們至大河家。保安人民为了感激鄰加，将靠近鄰加山上的土地贈送給鄰加藏民。以后，双方仍經常往来，很为亲密。每当鄰加藏民来甘肃



图二：清朝同治年间，保安民族由青海同仁县迁至甘肃大河家一带的路线示意图。

大河家保安三庄时，保安人民必定宰牛羊，以丰盛的礼物款待。当地的藏民称呼郎加是“保安人民的儿子”，而保安族人民称郎加为“阿娃”（即父亲的意思）。这充分的显示了保安族人民与郎加藏民的深情厚谊。

下庄的保安人民是經過多乃曼日山先到郎加的，由于郎加地少人多，保安人民只住了一年，又全体迁至循化县的街子、赤河大寺等村居住。由于当地土地仍不足，生活仍很困难，才先后来到甘肃大河家。当年在保安城内“吃粮当兵”的保安人民迁居在这个大河家杨坡村，下庄的保安人民一部分居住在大河家甘河滩，一部分先到临夏乱藏，后感当地不睦，又迁至甘肃临夏的东集和高宅李家村住下。

居住在东沙日的保安人民在迁移时，东沙日的土族和附近藏民部落临命格那卡，皆护送他们至甘肃大河家。据说，双方在分离时都留恋不舍，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其中有不少人一直护送他们至大河家大墩村。他们是路经循化县家居住了三年才来到大墩村的。

保安族人民迁来甘肃后，并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剥削。他们在马占鳌及其后代“八大家”回族地主的统治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三）迁移前保安民族的生活概况

约百年前，保安民族居住在今青海省同仁县的“保安三庄”——保安（妥加）、下庄和东沙日，约五百余户，信伊斯兰教。

当年的下庄和东沙日，为保安族和七族杂居的村庄。东沙日位于下庄和什哈隆河的西边，与附近藏民部落临命格那卡相接近；下庄在保安城以西，西与东沙日隔什哈隆河相望，南与藏民村庄格斯通为邻，北接藏民部落麻巴。

据老人们传说：保安民族在迁来甘肃之前，主要从事农业。现今在下庄、东沙日一带还有保安族祖先早年务农遗留下来的梯田的痕迹。当年的田地多是些沿隆务河两岸的川地，旱地多沿山脚，较少。农作物主要有青稞、老红麦、东白麦、六月黄等，此外尚有豌豆、胡麻。庄稼每年收成一次。青稞和麦子一直需籽种四升（每升十斤，即四十斤），好年成时，一亩地能收四百斤左右，大约一亩地种子量占收成的十分之一。此外，留小块土地种胡麻的也不少。胡麻油可食，胡麻子碾碎可拌青稞炒面吃（这是他们主要的粮食），胡麻榨用来喂奶牛，能多出奶。豌豆一般用来作为牲口的饲料，卖给附近牧区的藏民。

家具自制的很少，多从外地購得。如犁铧往往由河州、循化購得，铁铧由民和川口購得，轱头多由大河家一带的汉民制作。二牛抬杠的木杠、木犁，要比解放前甘肃大河家保安族使用的二牛抬杠更为笨重，杠更长，犁的深度一般是3—5寸。

男女在劳动中的分工是：农业中的一切主要劳动，皆由妇女担任，如挖肥土、背粪上地、下种、拔草、灌水、收黄田、砍柴等。男子在农业中，仅担任犁地扶杠或收黄田、驮驮口粮、运粮食返家等。此外去附近一带做小生意、去藏民部落的牧区经商，也是男子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一项。

在土地的耕作技术方面：山区旱地有“懒歇制”，即今年种这山，让那山休息，明

年种那山，讓这山休息。川地无“輪歇制”。

那时，每家还兼养一些山羊、牛、马、骡，但不多，养马的很少。

农业生产关系方面：早年自耕农多，租种别人土地的也有，但不多。农业上的租借关系多是“伙种”，即租种者除去负担籽种外，对土地上的全部收获物，与土地所有者进行“对半分”。这种情况，周围的藏民是没有的。

早年也有很多家境贫寒靠卖力气度日的长工，他们每年多少有一些工资，一般是一口袋青稞炒面（约80斤），有时也能得到些衣服和靴子。早年长工对东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是很紧密的，东家不能任意毒打和杀死长工。长工在东家劳动的期限不定，如东家对待长工的态度不好，长工可以自由离开，另谋生路。丫环的家境与长工相似，但是她们的遭遇要比长工更苦，他们从小进入或卖入东家，无条件地为东家终生劳动，东家可以任意打骂和污辱她。房客只住东家房屋，吃主人的剩饭，终日为东家卖力劳动，对于主人任何一块土地，房客都无权使用。一般地房客，稍稍具有一点私人生活方面的财产。

当时，保安下庄一带富户放债的人较多，放出100元，年利为25元，借者若还不清，则利上加利，以利作本，本再生利。将自己的土地作抵押来借债的情况，当时也不少。当土地因此失去之后，有钱也赎不回来了。这种剥削关系周围的藏族是没有的。在滚沙日、郭木日一带，也有一些放帐吃利的人，利息是借十两银子年利二两；借粮食（多是青稞）五升，九个月后又还六升，利息是一升；借胡麻油五碗，九个月后又还六碗，利息是一碗。还不清债的，时间长了，折成长工劳动日，为债主扛长工。此外，借了债到时还不清本利的，债主往往没收借债人的土地和房子，甚至债主勒令借款人为其劳动，也有因此为债主劳动一辈子的人。

在手工业方面，早年保安城内有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匠人或作坊，有制作土炮的（土枪、弓箭）、有铁匠、金银匠、木匠、鞋匠、补碗匠等。工具大都由河州、循化購得。四寨子一带有制作妇女头上装饰品如银盾、耳环、簪子等金银匠和手艺极为出色的寺院画匠，当时的铁匠多是由甘肃大河家一带来的人，他们来此没有土地，就以制铁为业，他们的手艺皆很高超，成品颇受附近土、藏族的欢迎。

当地的手工业者的家属务农的很多，然一般手工业者的收入要比农业收入为多，且有保证。例如一个银匠一年平均能挣700—800元。当地画匠往往与附近喇嘛寺院订有合同，画壁画、塑佛像。一个师傅经常带上两三个徒弟去各地寺院作画、塑像。有时，附近牧区的藏族也邀请他们去作画、塑像。手工业者的地位是受社会人士尊敬的。

手工业中的学徒勤学苦练，三年以上可以满师，独立开业，师傅不加阻挠。手艺好的徒弟，是师傅的主要助手，其一年工资最高的是80元，一般是30—50元。保安城内徒弟基本上是住自己家中，天天去师傅家学习手艺，有时也吃师傅的饭，三年后满师，可以单独开业。

在商业方面，做小本生意、“跑短脚”（即去附近一带经商）是男子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当时的商业，基本上是属于封建经济内部日常用品的小规模的商品交换，以弥补农业经济生活的不足。因此，商业活动的内容和规模有较大的局限性，它对于社会经

济或生产的作用，不是很显著的。

早年四寨子一带的居民多从甘肃河州、循化、保安城、隆务寺诸集镇买来一些黄烟、盐、糖、辣子、蒜、布、斜綫、氈、碗等日用品，也有当地木刻印的藏文佛經，用牛、騾、馱(很少用馬)驮到藏民居住的牧区去行商，他們多換回一些青稞炒面、酥油、羊皮羊毛等日用品。資本一般是200—300元左右，由于商业資本很小，商业活动中很少有亏本或破产的，当时也有一些資金較大的商人，他們多为了吃利放帳而經商。大多数的穷苦人民是为了生活，为了还債而行商，他們的資金更小。

当年这一带的政权机构大致是这样的：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建立保安堡，明朝万历己未年（1619年）修筑保安城，并設“防禦保安堡都指揮司”。清朝雍正年間，設立營制，叫“陝西河州鎮屬保安營”，有都司一名、把总二名、經制二名、額外二名，士卒称馬步守兵，約計五百名。当时的都司表面上是这一帶最高的統治者，然实际統治权握在隆务寺喇嘛教的头人“夏日倉”、“郎端”（藏民担任）等手中。保安人民早年除向寺院繳納二至四升的地稅“响卡”外，还要向保安城內清朝統治政府繳納銀兩款“卡里”和牲口的草料，这些稅款，由保安人民的头人負責向衙門繳納，保安城衙門汇总后再加上繳至循化厅。

注：本文原为“保安民族簡史簡志合編”（二稿）中的一节，資料較多，所以选入集內，以供參考。“保安民族簡史簡志合編”（二稿）是由甘肃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独立第一分組梁休編写的，1959年2月20日定稿。

二 保安城等地的調查材料

（一）保安民族的历史起源

保安城 传说明朝万历年間从山西来了約五百人的汉民，目的是“守边防番”。这些兵士原居住在今保安城西的土山上，筑堡坐鎮。这座土山汉语叫“铁城山。”藏話称住在这座山上的人叫“妥加”，意即“居住在高处的汉人”或“居住在高处的中原人”。当时使用的武器多是弓箭。后来这些兵士挪至平地上来居住，漸漸地人多了，就形成今天的保安城。

据久居在保安城的汉族老漢王子元的記載和叙述說：“保安城建立于明代末叶之万历己未年”（即1619年，距今約340年），是由四寨子的居民修建的，每一寨居民負責修筑城牆一面，計四面。是年，設官制“防禦保安堡都指揮”。清朝雍正年間，始設營制，叫“陝西河州鎮屬保安營”；官制：都司一員、把总二員、經制二員、額外二員，士卒曰馬步守兵，計五百名。城北設有一个練弓箭、跑馬練兵場。当年保安城統管着附近的四寨子，即四屯。有“四寨子是保安城的百姓”之說法。

当年城內“吃粮当兵”的人首先是从內地各省来的汉人。后来从甘肃河州、臨洮、

辛甸、西宁村、河北北京等地陸續迁来了汉民和回民，姓氏頗繁。他們來此主要是为了“吃粮当兵。”从久居在保安城内的汉族王泰和张永功的家谱中可見：王泰家迁至保安城的第一輩人王良隆，原籍“甘肅河州东乡紅山根”，早年因家道艰辛，迁此“吃粮当兵”。从王良隆至王泰之孙，已七輩人。又，汉族张永功家祖上迁此第一輩人张复广，原系“甘肅西宁府屬巴脫榮张家寺张家庄”人，自“清順治年間（即約1644—1661年之間）”迁至保安“吃粮当兵”。从张复广至张永功之孙张存德也已达到七輩。（以上見“覆善堂王氏家譜序”和“張氏門中历代宗譜”，編號保—002；保安城内外的一些古文物）。

据说，当年汉族居住在城内，都是些“吃粮干事”的人，务农的极少。现在，城内各种古老的建筑物如汉族的城隍庙、匾文（多是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等年間的，以上見文物編號保—002）、貞节牌坊等，皆証明汉族在此居住已很長久。

当年，从甘肅大河家、四川保宁府来了不少回民，其家屬多聚居在下庄一带，务农，說的是当地的“土語”。其家中的主要青壯男子，在城内“吃粮当兵”。据说当时回回的射箭技术尤高。城内的回回，不說土語，說汉話，穿的是汉族的衣履。藏語称他們为“鎖乎家”，意即“說汉話、穿汉族衣服的回回”。后来，从各地迁此的回民越来越多，在城内“吃粮当兵”的回族逐漸多于汉族。城内早年还有回族的清真寺。

下庄 久居在下庄的土族，81岁的色楞才郎阿爷談到下乡过去的历史时說道：“传说很早以前，四寨子这一带的两面山上全是古老的森林，两山之間的川地上，长滿了带刺的野生植物。那时沒有一点水地，旱地也很少。这一帶最早的居民是藏族，他們住的全是帐篷。这些藏民，一方面过畜牧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在这一帶种一些庄稼。他們在每年二、三月开春时來此撒下些种子，已后就不管了，直到当年八九月間，赶来驮口收庄稼，所以那时談不上什么农业技术。当时常有一些人从甘肅临夏大河家來此經商。”

他談到下庄和四寨子“土族”的来历时说：“后来，不知那一年，从青海官厅三川巴来了一个名叫‘村巴’的經商老汉，他見此地很好，适宜居住，于是就把他的家屬全部搬來，住在今天的下庄。不久，其兄‘本加’也隨之搬至此地，居住在聚四通，其弟“夏卖”搬至这一带的赫拉巴通住下。本加、村巴、夏卖三兄弟來此定居后，就为周圍的藏族务庄稼，同时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发了这一带的土地；三兄弟划分了土地范围和水源。当时种的多是旱地。之后，青海官厅三川巴不断來人探望他們，皆感觉此地好，紛紛留居和迁居于此。在下庄，漸漸形成‘九房头’，即九个姓氏的‘色娃’（可能是九个家族）。其中有八个‘色娃’居住在下庄一带，有一个‘色娃’居住在西哈隆。

“当时我們的祖先‘村巴’是居住在下庄一带的，所以我們是土族‘村巴’的后裔。‘村巴’三兄弟的古墓如今还有，我們常去瞻头。聚沙口、果木口一带的土族，虽然也是以后从青海官厅三川巴來的，但是他們不是‘村巴’三兄弟的后裔。

“当时还没有保安城，管理这一帶地方的‘紅保’名叫‘古歇尔’、‘大歇尔’。这不是藏族的名字，可能是蒙古人的名字。但是‘古歇尔’和‘大歇尔’到底是

藏民或蒙古人，我們不知。”

據我們了解：关于这一带的土族是早年从青海官厅一带迁来的传说，在下庄和杂沙口的老年和中年人的记忆中皆有。色楞锡才郎阿爷朴实地叙述了早年下庄一带的历史和土族迁于此的情况，没有一处与喇嘛教中的鬼神平天劈地、造人等荒诞说法相联系。故色楞锡才郎阿爷说法的真实程度是较大的。

又，“土族来此的年时很早”的说法，在久居保安城内的汉族老汉王子元的谈话中，得到了同样的反映，他说：“土族迁居在这里的年时很早，当时，保安城尚未建筑哩。”

色楞锡才郎阿爷谈到下庄回族居住的历史时说道：“与我们青海官厅三川巴只隔一条黄河的大河家人，在我们（土族）定居此地之后，才逐渐由大河家迁居到这一带的。他们初次来也是行商。他们都是回民，藏语叫他们为‘镇平家’。所以聚居在下庄的回回，又叫‘下庄镇平家’，聚居在杂沙口的回回，又叫‘杂沙日镇平家’。早年聚居在下庄的回民，与土族只隔一条巷道。后来，从大河家一带迁来的回民逐渐增多，居住在下庄的回民约有五百家。形成了‘四方头’马家，藏语叫‘德朗马家’，意即‘四个居姓家族’。早年这一带回民中，以居住在下庄的最多，下庄有他们作礼拜的清真寺。据说，早年下庄的回民中有两家大户叫‘王家草马’和‘王大保’，其弟兄几个势力颇大。下庄回族的‘四方头’与土族的‘九方头’相互并称。藏语的‘德朗马家’与‘叶松色拉’的称呼，即由此而来。

“居住在下庄和杂沙日的回民，都是说的当地的土语。下庄和杂沙日的回民往往娶当地土族姑娘为妻，婚姻形式是回民是男方，被土族女方听‘招’，即‘招女婿’，而回民妇女嫁给土族的男子的情况极少。”色楞锡才郎阿爷就谈到这里，他声明：“上面这些情况，是确实可靠的。”

据我们了解：早年这一带的回民从甘肃河州、大河家和四川保宁府迁来的确切年代，暂无法探知。然据王子元老汉说：“从清朝雍正年间的匾文上可以看出那时这里已有回民居住了。”据我们现场观察：早年在下庄的回民居住旧址与杂沙日的回民居住旧址，情况相似，如今皆空着作耕地，然早年回民住地四周的土墙如今仍较完整地存在着，耕地上未发现百年以上的古树，多是近几十年的树木。此外，在下庄的东部和南部有面积颇大的回民古坟。这些都证明了：早年下庄一带确实居住过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当时居住的数量很多，居住的年代也久。

（二）約百年前回族迁徙的原因

（1）保安城内的几个汉族老汉皆说：“同治年間，下面的回回反了，这里的回民也积极行动起来。由于长久以来这里的回族与周围的土族、藏族、汉族相处关系不融洽，土、藏、汉族趁此将这一带的回民撵走了（按：主要是指下庄的回民，杂沙日回民自动迁走，然也是受此排挤的影响）。居住在果木口、五屯、年都乎一带的回民，由来对信仰伊斯兰教不甚严格，后来他们皆背弃了伊斯兰教而信了喇嘛教。”

（2）居住在下庄一带的土族老汉皆说：“早年回民在此，人多势众，尤其是下庄

的回回，經常欺侮下庄的土族，每年土地灌水時，定要先讓德郎馬家先灌，然後才准土族灌。為此雙方常常打架，扔石頭，搶走鐵鍋，甚至常常毆打至命”。又說：“當年下庄回回不准許下庄土族修建廟宇“斯曼”，雙方為此事曾去循化縣府打了官司。”又說：“早年下庄的回回曾在夜間將下庄土族的廟宇內的一女佛爺的眼睛挖去，破壞了經塔，並將廟宇內的佛經拿到附近萬卡那山背燒焚，為了取得經紙上的金子。”又說：“下庄一帶的回回做賊的很多，常常竊取土族人家的財產，雙方常起衝突。”“由於以上諸因，下庄的土族投靠了附近藏民馬巴部落的勢力，而下庄的回回却投靠了附近藏民郎加部落的勢力。下庄的土族與下庄的回族雙方直接衝突，鬥爭了三年。下庄的回回殺死了下庄的土族87個人，並焚燒了土族居住的赫拉巴通村子。由於土族投靠的藏民部落馬巴的勢力很大，於是，下庄的回回就在藏民部落郎加的護送下，返回原居住地甘肅省的大河家。居住在河西涼沙日的回民並未和周圍任何土族、藏族發生過衝突，然他們感到下庄回民全部搬走了，自己很孤單，也隨之自動遷往大河家”。

據王子元老說：“我年青的時候到過甘肅大河家大墩，我看見大墩的婦女服裝和涼沙日婦女的服裝是一樣的。”

（三）征求書中說法的意見

（1）民族的起源：

關於初稿（即《保安族簡史簡志合編》（一稿），下同）中第一種說法：“認為保安族的根子是四川省除寧府的回民。由於祖先們弓箭技術好，來到保安營做教練，自己的家屬住在下庄、涼沙日、五屯、年都乎等莊子。”老漢們反映關於這種傳說沒有聽見過，他們認為很有這個可能。因為早年至保安城來“吃糧當兵”的回民很多，其中就包括有“四川保寧府來的回民”（王子元說），但是這裡來的回民只是當年在保安城、下庄一帶居住的回民的一部分，不能認為他們是如今保安民族的唯一祖先。

關於初稿中第二種說法：“保安民族的祖先原是甘肅省臨夏縣楊安加一帶人。明朝初年，有四人去青海省保安城經營商業，娶了當地藏族女子為妻，以後子孫繁衍，便形成了今天的保安民族。”老漢們說關於這種傳說也沒有聽見過。他們認為早年從河州一帶來此經商，並在此安家立業的人很多，但不能因此而認為這些人就是保安民族的祖先。

關於初稿中第三種說法：“保安民族原為留在東鄉安家溝信仰耶穌教的蒙古族的後代，現在青海上務庄還有蒙古人。”老漢們皆認為根本就沒有聽見過這種說法。關於蒙古人的一些傳說，他們也從未聽過。

關於初稿中第四種說法：“保安民族祖先原是山西、甘肅河州（臨夏）、岷州、臨洮、青海西寧等地的漢人或回民。明末清初，祖先們來到了青海保安營當了兵，家屬住在保安城附近的下庄、涼沙日等莊子（這主要指今居住梅坡村不會說保安話的保安人）。老漢們皆同意這種說法，但這是指早年居住在保安城內“吃糧當兵”的回族，其

家屬是居住在下庄一帶。

關於初稿中第五種說法：“有些保安族青年人，從本民族的服裝、舞蹈和一些生活習俗和藏族相似上，推測自己的祖先是藏族”。老漢們對這種說法皆不同意。認為和藏族在生活習俗上相似的民族很多，如土族（在一定程度上比保安民族更接近藏族）等，不能這樣認為自己的祖先就是藏族。

（2）遷徙原因：

關於初稿中第一種說法：“清同治年間，因保安族人民想響應西北回民起義，反抗清朝的反動統治，又想乘機趕走漢族和藏族。因此，藏民部落馬巴，聯絡了漢人和土族，一起把保安人趕到甘肅。”老漢們認為這種說法是有的，但是不是藏族部落馬巴聯絡了漢人和土族，而是下庄的土族與保安人發生直接的矛盾和衝突，土族投靠了藏族部落馬巴，又聯絡了周圍的漢族，把保安人攆到了甘肅的。（見本篇二（一））

關於初稿中第二種說法：“保安族下庄村和藏民格斯通村，因水渠灌溉而發生衝突，一個保安人被打死。於是引起下庄村的保安人與格斯通、馬巴等藏民部落長期打仗，結果，保安人打敗了，被趕出青海”。老漢們認為早年下庄的回族與周圍的土族在用水問題上經常起矛盾，經常打架，這種情況早年很普遍，解放後才徹底解決。老漢們指出，在用水起糾紛的問題上，多是下庄回族與下庄土族雙方的問題，牽涉到藏族的很少。（見本篇二（二））

關於初稿中第三種說法：“有一位格斯通村藏族青年與下庄一位保安族青年一起磨面做飯時，因藏族青年在保安族青年準備做飯的鍋內放了一塊豬肉，引起了雙方的衝突，藏族青年被打死。格斯通為了報仇，聯絡了馬巴、物什格爾等藏民部落攻打下庄保安人，下庄力單退到保安城內。”老漢們對這種說法皆認為不可能。早年下庄回民勢力頗大，根本不會有人敢拿豬肉和他們為難。假如早年有人無意地將豬肉碰到回民的衣袖上，回回就立即將衣袖撕扯下來不要了。老漢們認為根本問題在於下庄土族與下庄回族起矛盾和衝突。至於馬巴部落聯絡了自己部落統管下的村子茲四通、物什格爾圍攻保安城的事是有的。

（四）附：下庄、玆沙日的回民與附近藏民部落郎加的關係

下庄、玆沙日的保安回民在未遷徙至甘肅大河家以前，就和周圍的藏民部落郎加關係很好。附近一帶的藏族和土族皆稱“郎家是回回的兒子”，“回回說哈浪加聆喀”。浪家藏族在修經堂廟宇時曾向回回化布施，回回也給了不少的布施錢。當下庄回民與下庄土族發生戰爭時，下庄和玆沙日的回民要遷走，藏族馬巴部落不給他們讓路，因為馬巴部落是站在土族一边的。而站在回回一边的郎加部落却給回回修了一條路，回民才走成。回民遷往大河家時，先經過多乃曼日山（記音）至郎加，郎加大庄的人（即日公馬、日雄馬、牙日、沙哨馬、家毛堂、麻日）全部出動送行。回回很感激，曾將靠近郎加山上的土地贈送給郎加。目前這塊土地，郎加人稱“加用木”（記音），意思是

回民送給的。至大河家的保安人皆感激郎加的护送，称郎加为“阿娃”，即父亲的意思。从此双方往来十分亲密友好。（此段为马克文调查并整理）

調查時間： 1959年1月30日至2月2日

地 點： 青海保安城、下庄、郎加

訪問對象： 王子元、王泰、張永功、色楞姆才郎等17人

調 查 人： 馬克文、蔡湘

三 年都乎等地的調查材料

（一）四个点早年民族杂居簡况

年都乎 传说早年的年都乎住有七、八种来自各地的民族，有汉、回、撒拉等，也有从北京来的人，这儿叫“苏乎撒家”，所以年都乎早年是一个民族杂居的村庄。藏語叫“年都乎色娃乃芒”或“年都乎色娃甲保”，意即七、八种人的村庄。据说早年年都乎没有居住过藏民，也不是今天居住在这里的土族的老家。

在年都乎以南、隆务寺河上流、距年都乎五里多地的同仁县，据说早年有藏民居住，然很少。同仁县以南的再上面，就是牧区，那里才是藏民的聚居区。居住在隆务寺一带的藏民，以前属隆务寺下面的、即当年四寨子（年都乎、五屯、果楊、杂沙日、保安城、下庄）的居民为“甲尔干舍”（記音），意为“說汉语的人”。四寨子的居民骂他們是“物什干舍”（記音），意即“住在上游的人”。

又传说，当年四寨子的居民，是由清朝驻年都乎的大官（藏語叫“土把总紅保”，汉语叫“王热不当”）將他們由“內地”迁来的。一老奶奶說：“我們的根子是中原人。現在我們头发的梳式、服飾都和‘西番’（即藏族）不一样，这些裝飾是从內地带来的。”在年都乎东北角約一里的年都乎那卡村，有一位民俗喇嘛，叫阿克錯巴，他說：“传说年都乎有一部分居民是从甘肃兰州下面来的。”又說：“早年的四寨子是回汉杂居的地方，四寨子周围有藏族居住。”

关于早年的年都乎确系居住过回民的传说是很普遍的。現在年都乎城堡內第二食堂后面，曾經是回民聚居的地方。据说城堡外也住有二三十家回民。此外，沿古城堡北边的路旁有一块小型的白石头（見文物：年——001号），传说是当年住在城堡內的“回回阿旬”家中的。这块石头是去年宗教改革时被扔出的。在城东有一块早年回民作礼拜叩首的白石，然这次未見。藏語称居住在年都乎的回民叫“馬季墨赫”（記音），“馬季”是姓，“墨赫”是队伍的意思，即馬家的队伍。

五屯 分上庄和下庄。藏民称呼五屯为“三个熊”（記音），即五屯位于山根，像骑在老虎的背上。

上庄：1.甲倉馬；

2.何家：據說原住的是藏民，說藏語，不說土語，早年是不穿褲子的。

下庄：1.鉄匠城：早年居住过回、汉；其中有姓梁、姓穆、姓馬以及来自陕西的姓康的，姓氏延至今日。

2.李家城：據說原是由甘肃河州三川逃难来的汉民（如今居住的多是土族），也有說是来自江苏的汉民。

3.候家城：根子是藏民，說藏語。

4.大城：又叫“保家城”，據說根子是由四川省来的汉民。保家是自己保护自己的意思。

在男女服裝上，據說早年有其特点。早年五屯人虽穿类似藏民和尙的大領長衫，然不习惯綳腰帶，如綳上反被庄內人笑話。據說1940年后才逐渐綳腰帶，但不全綳，而從大襟左右兩側開叉的地方綳上前襟，後襟不綳，現在是前後皆綳了。婦女冬天穿大紅棉褲，有邊的；夏天穿藍色單褲，着花鞋，鞋幫高長。婦女不梳辮子，头发向 后直倒下来，平平地梳上，上放銀盾、珊瑚等裝飾品。早年，年都乎和五屯的男女皆不穿皮袄，而穿毛絨織成的衣裳；男的是白色的褐衫（毛織的衣服），女的是青色的褐衫。以上这些皆于附近藏民不一样。

上务才郎談了这一带喇嘛教的沿革，他着重談了同仁县隆务寺的夏日倉发展情况。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他說：青海省同仁县隆务寺的夏日倉，到如今已传十二輩人了。其第一輩至第三輩，原在今甘肃省夏河念經。由于当地經商的人很多，不利念經，于是第四輩人就去西藏“深造”。返来后即在青海同仁隆务寺住下，开始积极发展其宗教势力。至第五輩时，其势力与日俱增。

从夏日倉第五輩开始，即在四寨子一带大修“麻尼房”和喇嘛寺院，同时勒令四寨子的回民放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喇嘛教。他們在群众中散布这样的言論，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一通过“麻尼房”的門下，就等于背弃了自己的宗教而改信喇嘛教了。有些“麻尼房”如今尚可见到，如年都乎城堡东南的城門就有早年修下的“麻尼房”，这是一个必經的要道口。

杂沙日 我們先后訪問的五位老人皆說早年的杂沙日是土、回兩族杂居的村子。村子的南半部就是今天的土族居住的老地方。土族来源說法不一，有說是青海归德来的，有說是青海要街三川（？）来的。当年的土族称作“土族80家”（与村北“回回80家”相对称），但据老人說，当时土族实际没有80家，只有60家。

土族三吉塔老仅說：“我們的根子既非回，也非藏。我們是从青海省要街三川（？）来的；根子是那里的人。早年我們的妇女是穿裙子的，与青海互助、民和兩县的土族妇女的裙子很近似。杂沙日有一位妇女叫“难莫家勒”，她出嫁到果木日时就是穿的这种裙子。早年这里的土族妇女皆大脚。

杂沙日村的北半部，如今多是耕地和果园，据老汉家說：这是当年“回回80家”居住过的地方。“回回80家”又称为“馬家80家”，共分“馬家倉”、“高尔倉”、“王家倉”三部分。

我們到了当年“回回80家”居住过的旧址作現場观察时，获得这样的印象：

早年“回回80家”居住过的旧址，现多作耕地和果园，有一小部尚荒蕪着。从果树的成长状况看来，这些果树多是近几十年栽种的，没有发现百年以上的古树。这证明，这些果树是“回回80家”迁走后栽种的。

此外在耕地、果园、荒地的四周有非常显著的占旧的土墙，据说这是早年“回回80家”居住过的。此外，在“回回80家”居住旧址的西部，地势稍高，据说这是早年回民的清真寺。遺物有一个石墩（見文物：杂——002号）。据说还有三个石墩挪至村内他处。在这片清真寺的遺址上，有很多砖瓦残破，从这些残片上的花紋观之，系回民的建筑物。在清真寺西北边地势较高的“乞黑不都”（土語）山根下，有許多回民的祖坟，面积很大，地势由北往南傾斜。从古坟的数目（初步估計約数百个以上）和迹象看来，居住在这里的回民，年已很久。解放前，甘肃临夏大塈的保安族經常来此上坟。此外，一个珍贵的发现是杂沙日大队长馬成奎同志在1958年10月深翻地时，在“回回80家”居住的旧址地下，挖出一小块上面用黑墨写的阿文經的橢圓石（見文物杂——001号），以上情况皆充分地証實了，約百年以前，杂沙日确系居住过回民。

早年这里的回回妇女，皆将辮子盘在头上，放一簪，也带盖头，同如今的回民妇女一样。

回民男子的衣裤皆不如藏民那样长，有些像便服；脚上穿的和如今甘肃临夏大河水家穿的土制牛皮鞋（称“罗梯”）一样。

当年四寨子妇女皆穿褲子，然这一带藏民妇女是不穿的。

果木日：79岁的仁琴加說：“当年果木日城堡有一半居民是回回，皆姓馬，藏語叫‘馬家倉’。我就是回回的根子，‘馬家倉’的根子。”73岁的夏烏說：“我們的根子不是藏族。先人們說过：我們的骨头是回回的骨头，我們的根子是回回。”

72岁的康伯說：“早年杂沙口、果木日原是一个村，两地的回民是在一搭的。由于夏日倉在这一带扩大喇嘛教的势力，年都乎、五屯、果木日的回民，对伊斯兰教信仰不甚坚定，因此叛了教，而随了喇嘛教。然杂沙日、下庄回民对伊斯兰教信仰坚定，不願随喇嘛教，所以就迁走了。”

84岁的標洞說：“早年果木日城堡除一半居有回回外，据说还有一半居民是今青海归德当琴（記音）迁来的（康伯說这是从附近的藏民部落馬巴来的）。这些被称为土族的居民来此时是住在果木日附近的山上，无田地，也无水。后来果木日居民（何人不知）分給了他们一些土地和一股流水。

夏烏和康伯解說了“叶松色娃”。“叶松色娃”是藏語，即九个家族的合称；实际上是十个家族。他們分別居住于当年的四寨子。这十个家族是：（按記音）

1. 馬家倉
2. 王家倉
3. 勒干倉
4. 家娃倉

“四个回回色娃”，即四个馬姓头人，藏語叫“德朗馬吉”。

5. 斯文倉：据说由青海归德来的土民。